

# 恭亲王

二下卷二

魏润身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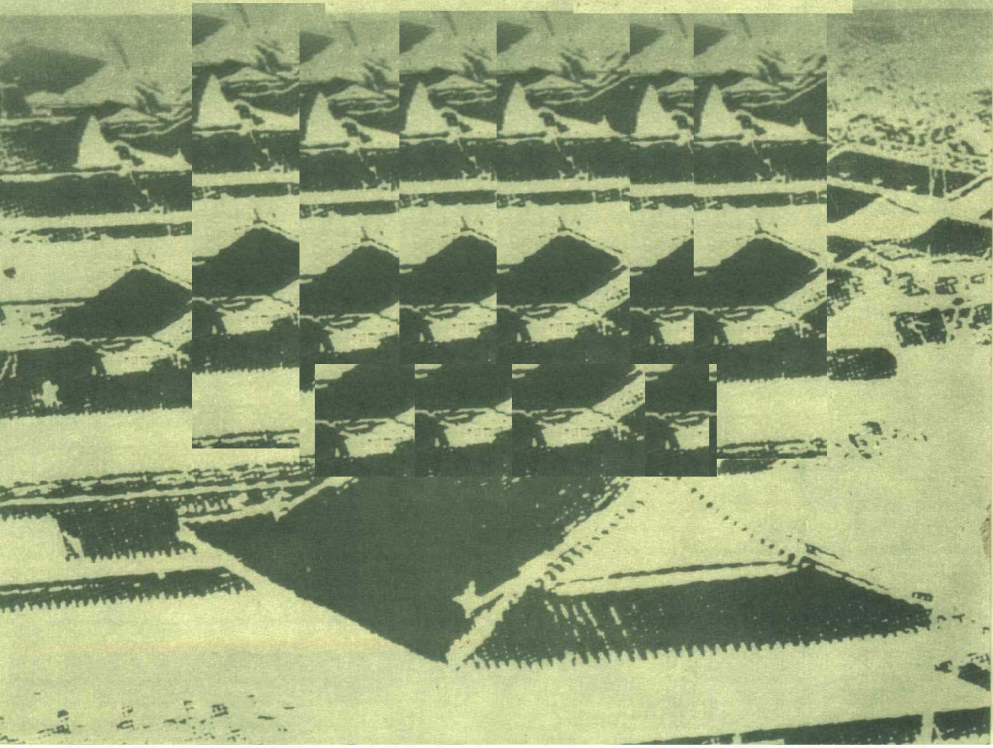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二下卷二

# 恭亲王

魏润身 著



# 恭亲王

魏润身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轻工印刷厂印刷

---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0.25 印张 4 插页 730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000

---

ISBN 7-80605-738-2/1·643

定价:43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710003)

# 目 录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、六阿哥····· (1)     | 25、铃印····· (204)    |
| 2、抓阄····· (7)      | 26、发难····· (212)    |
| 3、白虹刀····· (12)    | 27、返銮····· (223)    |
| 4、宫怨····· (23)     | 28、议政王····· (234)   |
| 5、阴谋····· (30)     | 29、受贿····· (245)    |
| 6、悬白····· (41)     | 30、家事····· (255)    |
| 7、争储····· (53)     | 31、下狱····· (271)    |
| 8、心事····· (62)     | 32、龃龉····· (288)    |
| 9、密诏····· (70)     | 33、华蘅芳····· (305)   |
| 10、反目····· (82)    | 34、金印案····· (319)   |
| 11、兰贵人····· (92)   | 35、痛失爱子····· (327)  |
| 12、军机大臣····· (99)  | 36、模特····· (342)    |
| 13、封号····· (104)   | 37、食色性也····· (351)  |
| 14、母丧····· (111)   | 38、避孕套····· (359)   |
| 15、桂殿兰宫····· (122) | 39、“鬼子六”····· (369) |
| 16、结怨····· (128)   | 40、陶宦····· (381)    |
| 17、惊悸····· (137)   | 41、圆鱼事件····· (392)  |
| 18、北逃····· (144)   | 42、马戏团····· (401)   |
| 19、违和····· (151)   | 43、罪魁····· (410)    |
| 20、红丸····· (160)   | 44、撞掇····· (423)    |
| 21、总理衙门····· (170) | 45、魂殒····· (433)    |
| 22、风波····· (178)   | 46、斩安····· (446)    |
| 23、妇人心····· (186)  | 47、芳茹····· (457)    |
| 24、拒谒····· (193)   | 48、高跟鞋····· (467)   |

-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49、北堂 .....   | (474) | 76、奇案 .....     | (735) |
| 50、教案 .....   | (485) | 77、洗冤 .....     | (744) |
| 51、苟合 .....   | (497) | 78、火车 .....     | (752) |
| 52、刺马案 .....  | (504) | 79、闯祸 .....     | (757) |
| 53、“打鬼” ..... | (518) | 80、漠贝子 .....    | (766) |
| 54、降落伞 .....  | (528) | 81、焦灼 .....     | (783) |
| 55、情人 .....   | (536) | 82、宫门斗 .....    | (790) |
| 56、冶游 .....   | (546) | 83、逼宫 .....     | (800) |
| 57、火轮船 .....  | (558) | 84、安神丸 .....    | (808) |
| 58、伤春 .....   | (567) | 85、惩戒 .....     | (816) |
| 59、浮躁 .....   | (576) | 86、揭秘 .....     | (822) |
| 60、小曼 .....   | (586) | 87、圈套 .....     | (829) |
| 61、选后 .....   | (596) | 88、恋香 .....     | (836) |
| 62、悼曾 .....   | (607) | 89、陷害 .....     | (842) |
| 63、窥私 .....   | (612) | 90、革职 .....     | (849) |
| 64、异香 .....   | (623) | 91、巧遇 .....     | (858) |
| 65、鉴园梦 .....  | (632) | 92、“坐狗” .....   | (866) |
| 66、修园 .....   | (642) | 93、巡视北洋 .....   | (877) |
| 67、奸商 .....   | (650) | 94、殿审 .....     | (896) |
| 68、十大臣 .....  | (657) | 95、威震三海 .....   | (904) |
| 69、怪症 .....   | (663) | 96、“瑶光”之死 ..... | (920) |
| 70、阿鲁特氏 ..... | (675) | 97、复出 .....     | (928) |
| 71、立嗣 .....   | (686) | 98、苦忌 .....     | (941) |
| 72、皇后之死 ..... | (698) | 99、心殇 .....     | (946) |
| 73、玉儿 .....   | (707) | 100、谤议 .....    | (962) |
| 74、献宠 .....   | (717) | 101、魂兮归去 .....  | (970) |
| 75、别恋 .....   | (724)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
衣戴帽，坐车进宫去了。

今天早上，天津的教案来得迅猛，闹得激烈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

原来，五月之初，在天津的法国天主教会办的慈仁堂附近，有人发现了几具婴儿的尸体。因为天气炎热，有的已经腐烂，辨不清面目。此事在天津百姓中引起了猜疑，都说洋人在各地教堂剜眼剖心残杀婴儿奸淫妇女，这回在天津也出现了婴儿尸首，肯定与教会有关系。人们越传越气，洋人在津门欺人太甚，太肆无忌惮了！

五月二十一日，天津的团练抓住了武兰珍和王三两个人贩子。偏偏王三是个教民，而武兰珍供称是教民王三所指使，做案的迷晕药也是王三提供的。武兰珍还说，他从前用迷晕药拐骗过一个孩子，卖了五块洋银给花了。而王三平时开药铺，自入教会后口气极大，张口一个耶稣，闭口一个上帝，口碑在附近也不好。这一次他们又拐骗人，引得市民很义愤，纷纷报官，要求惩治他们。

驻在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得知这件事，左右为难，只好找到法国驻天津总领事丰大业，要求查看慈仁堂，并到教堂提讯王三二人，以期澄清这件事。丰大业先是不理睬，后在崇厚的一再敦请下才答应了。谁料在与王三对质时，武兰珍支支吾吾，推翻了曾经拐卖儿童之事。崇厚见状，无可奈何，只得打道回府，不了了之。不想许多怨怒洋人教会的民众一直围在教堂外，等候着崇厚对王、武二人的审讯结果。听到武兰珍翻供的消息，众人都骂崇厚袒护洋人，挤在教堂外面大声辱骂。

教堂内的洋人和教民不甘示弱，也反唇相讥，与之对骂。这种情况愈演愈烈。外面有人绰起砖头，开始掷向教堂门窗，彼此砖头瓦块互相投掷，一场械斗发生了。

早已回到衙门的崇厚得悉此事，赶紧派人前去制止。这时丰大业带着书记官西门已找到崇厚通商衙门来。一进门，他就撇开外交礼节向崇厚喊：“你是怎么做的官？流氓刁民砸坏教堂玻璃，打伤教士教民，全是因为你要提审无辜教民造成的！”

“领事先生，你可不能这样讲。”崇厚不动声色地说。

“我为什么不能这样讲？铁证如山，你立刻到我国教堂去看一看！”丰大业上手就去拉崇厚。

“领事先生，你这样做可是太过分了。”崇厚退了一步说。

这时，书记官西门竟然拔出一把刀子来：“大人，你的民众砸我们的教堂，我们就砸你的官邸！”说着，他一阵乱挥乱舞，把桌上的砚台笔纸都撂到地上。

崇厚的脸都吓白了：“西门先生，你不能这样，如此会更激起民怨的！”

“什么民怨，全是无赖，流氓！”西门忿忿地嚷道。

丰大业不但不制止西门，反而掏出手枪，“砰”地一声照着天花板上就是一枪。

“公使先生，你太放肆了，咆哮公堂，简直是咆哮公堂！”崇厚大怒，挥了挥手，两侧兵弁也举起棒子来。

“你们敢碰我一下，我就电告法国总统，立刻开来军舰夷平天津港。”丰大业颐指气使地说。说着，他照窗外又是一枪，一块新安的玻璃“哗啦”一声粉碎了。

此刻崇厚不知所措了。打伤了那么多修女和教士，看来丰大业真要拼命了，这可怎么办好？他对丰大业连连拱手，说：“领事阁下，我已派人去抓捕刁民，你请息怒，一切都会调查清楚，我们会秉公解决的。”

“秉公，秉公，全是你们管教不利！”西门也掏出枪来，砰砰砰地一个连发，把锃亮的方砖地打出了四个洞眼。

正是这时，天津民团“水火会”的上千人也聚到衙门外边来，兵弁拔出刀剑，劝大家不要闹事，通商大臣正和丰大业在交涉呢。可是“水火会”非水即火，他们高喊着“赶走洋鬼子”，“杀死二毛子”，“绞死丰大业”，“崇厚是狗腿子”，把个衙门围得水泄不通，还是要冲进来。

崇厚见状，对丰大业说：“领事阁下，你快把枪收起来，万一民众冲进来，我们都很危险呐！”

“我不怕，他们已毁坏了教堂，打伤神职人员，你要立刻抓捕

刁民归案，杀头，赔偿。”

“一切都可据情办理，可是领事先生你得先回去，要不他们聚众不走，我也不好执行公务啊。”崇厚哪见过这场面，几乎是乞求地对丰大业说。

丰大业听着外面的喊声，大概也觉着寡不敌众，便冲西门等人一挥手说：“走，我们先走。”他又指着崇厚说：如何惩处，我国政府等你的通报。”言毕，他又掏出一把手枪，和西门一块往外走。

崇厚愣怔片刻，猛地追上来说：“领事先生，请慢走！外面混乱，我派一队兵弁护送，阁下请把手枪收起来！”他心里清楚，丰大业不能这么拿着枪出去，外面的群众见他这样，不发火才怪呢！

丰大业回过头，讥讽地对崇厚说：“你的兵士应该去抓刁民，我不需要保护，我有这个！”他“砰”地又朝天上开了一枪。

崇厚缩了一下脖子，急忙绕到衙门大门内，让兵弁用刀枪拓出一条道路来，让人大声喊：“所有人都让开，这是法国驻津总领事，他是法国皇帝亲自任命的！谁要伤害其一根毫毛，官府将立即捕获，严惩不貲！”

“打死丰大业！”人群中有人喊起了口号，没人理会兵弁们的喊叫。

“滚你妈的洋毛子！”

“把杀死婴儿的凶手交出来！”

人们虽然吼，可是还是让出一条路来。

丰大业、西门气势汹汹往前走，没走几步，只见天津知县刘杰正从外边赶回来。刘杰带人刚去教堂弹压百姓，此时要找崇厚禀报平暴情形，远远地见丰大业从通商衙门走出来，心里先自慌了：“领事大人，实在抱歉……”

丰大业一见，怒火中烧，抬手就是一枪，谁想并未打中刘杰，倒是刘杰的一名侍从“哎哟”一声倒下了。

整条街巷刹那间一片死寂，一方是气势汹汹的丰大业，一方是倒在地上的一名兵弁，刘杰吓得不敢开口，呆在当地，一动不动。人们万没想到，身为领事的丰大业怎么也敢随便开枪伤人呢！



大约僵持了两三秒，丰大业、西门刚要起步，人群如洪水一般卷了过来，吼着：

“宰了丰大业！”

“杀人要偿命！”

“把洋毛子给碎了！”

人们一拥而上，绰起砖头瓦块又砸又砍又踢又剁，丰大业、西门顷刻毙命。

打死领事、书记官不过是开了个头，水火会鸣锣聚众，立时有上万人抛下活计走上街头，他们大声喊着“杀”、“杀”、“杀”，先到通商衙门东面的天主教堂，杀了两名教士，一把火烧了房子，然后再往东到了法国领事馆，杀死丰大业的另外一名助手汤玛生和他的夫人。

人们已然杀红了眼，接着自东门而出，冲入慈仁堂。此时，堂内的修女正为孩子洗澡，一见人来，吓得四散而逃，愤怒的民众追赶上去，用锨镢乱拍乱铲，将十名修女全打死了。

又是一把火，慈仁堂也着了起来。

水火会领头这么干，平日对洋人不满意的民众也都上了街，见着教堂就砸，见了洋人就砍，谁也不管不顾什么天主教、基督教的，英国的还是法国的，连中国教民也杀，老百姓憋了多少年的火气，这次可算渲泄出来了。不光是对法国人，也不全是冲洋人，还有那奴颜卑膝鱼肉百姓的官吏，更有困苦的压抑无名的火气日久的积怨难言的愁绪，统统借题发挥，烧上几把火，闹他一个天翻地覆，老百姓心里才痛快呢。

这是崇厚和天津道、府、县所有主事的人都始料不及的。漫说是抓捕刁民保护洋人呢，连各处大火都扑救不及，火焰腾空，黑烟滚滚，直到日落时分，才把各个教堂的火扑灭。

崇厚吓得气促心悸，瘫软在衙门内，他比谁的麻烦都大，身为通商大臣，这乱子关涉到他的所司和所辖！

他不敢怠慢，急就奏章，禀报朝廷，此事他一人无论如何扛不住。一个洋人都不死，平日的麻烦尚且不断呢，况且这次一下死了

这么多人，不光法国人，还有俄国人！妈啦！

奕訢匆匆赶赴至大内，一看据报案情就从头凉到脚底。骚乱竟然持续了三个多小时，民众烧毁了育婴堂、教堂及多处房屋，打劫了法国领事馆，打死了领事丰大业、书记官西门、四名法国男女、十名修女、两名神父、三名俄国人，还有四十名信奉天主的中国教民。

这可是非同一般的教案！

这两天，慈禧正要找奕訢谈北堂之事，未及开口，这件大事便捅了出来。她先埋怨开了崇厚：“教案统归崇厚裁处，可身为三口通商大臣，怎么乱子反从他的辖地生出来了？”

慈安惶惶不安地说：“怎么办？关键是死了丰大业，领事不也合个大臣吗？”她又想起俄罗斯的马戏团，死个女戏子都要报告沙皇，这回是高官，外加那么多外国人！

这真是雪上加霜。奕訢本来就病着，这下两腿更发软，但他这会儿不能表现出一丝慌乱，必须尽快拿主意。他沉吟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事关重大，崇厚和天津道府恐怕驾驭不住这件事情了。”

“那派谁去呢？慈禧问。

“文祥去合适。”文祥身在总署，既能居高临下，又有洋务经验，可是他眼下正在沈阳为母守孝。

“那就快把他召回来。”慈安着急地说。

“他正在沈阳守孝，再说沈阳又太远，远水不解近渴。”

“董恂呢？”慈禧忽然想起董恂来，问奕訢。

“嗯……也不妥。”董恂头脑清楚，进退灵活，总理衙门不少事都由他经办，可是有口吃的毛病，一急就结结巴巴说不出话，谈判之事他不妥。

“宝鋆呢？快找宝鋆来。”慈禧见这也不成，那也不行，也急了。

“军机的事情需要他主持，臣这一阵贱体违和，不能临事，上上下下都是他撑着。”

“还有李鸿藻，他沉着历练，且能和洋人周旋一气呢。”

“他身为帝师，责任重大。倒臣觉得有一个人最合适，只是不在中枢里。”在奕訢看来，断断不能让李鸿藻去天津，其人虽然耿正，却恪守旧制，反对洋人，他一出面，事情反而会更僵，万般无奈，只能从封疆大吏之中去拣派了。

“是谁？”两宫太后异口同声地问。

“曾国藩。他总督直隶，熟悉天津情况，地位尊崇，这样会使洋人觉得总署重视，地方也重视。”

“好吧，那就快着人去办！”慈禧催促道。

奕訢连夜起草廷寄，第二天便给曾国藩发了出去。

五月二十六日（6月24日），各国驻京公使向总理衙门送交《致恭亲王及各王大臣函》，强烈要求中国政府为其“伸张正义”，并指责天津提督陈国瑞，指挥水火会鸣锣鼓号，合纵闹事。

事情越闹越麻烦了，民众滋事怎么会是陈国瑞指挥操纵的？打死他也不敢呀！

原来打死丰大业的那天，陈国瑞见人越聚越多，便命人拆了浮桥，防止人们更多地冲到教堂这一侧来。可是河对岸火光冲天，人声嘈杂，他又必须得过河去维持秩序。浮桥只能再搭上。他一过桥，千百人也随之涌到这一侧来，因此，事情益发不可收拾了。

奕訢见了洋人的致函，不敢怠慢，同宝鋆、董恂商议，又派人把赫德请了来。他对赫德说：“赫德先生，我们这一方已经积极布署了，派直隶总督去了天津，也要崇厚到法国，亲自代表皇上向法国政府致歉。在详细调查报告得到之前，请你尽量帮助我们安抚各国公使，千万不要诉诸武力，我们是绝不愿意再招致一场战争的！”

赫德已从各国使馆得到消息，他本人也对这件事情很愤怒，他对奕訢说：“恭亲王，教案层出不穷，中国政府碰到一件敷衍一件，以致于酿成了大暴乱。”

“阁下也为中国做事，那些暂先不谈，我们关注的是这一次，这一次还要请你多斡旋。”

“这正应了你们中国人的那句话，叫治标不治本。恭王爷，你

只觉得我们的科学、技术、术算是先进的，不知宗教也是文化的一部分。”

“这个先不谈，我们想请总税务司阁下劝阻各国公使暂且息怒，无论如何要和平解决。”奕訢怕得是出兵，到今年，英法人侵整十年了，他太刻骨铭心了。

“我效力于中国政府，当然愿意和平，可是这一次的事态太严重，恭王爷要有精神准备。在西方国际交往中，杀死一国使臣，无异于宣战。”赫德说的是实话，他怎能不愿安定？在和各国公使的交往中，别人都说他的立场政见始终倾向于大清，他只是付之一笑，并不解释。道理很简单，他每年上万两的薪俸是中国给的，这一点是事实。

“我知道，其实我们中国也早有礼法：两国交兵不斩来使，可闹事的不是刁民吗？”

“刁民闹过多少事了？你们太掉以轻心了。”

奕訢叹了口气，这又是一面之辞了。

多少年来，每一起教案都是沿着这么三个步骤发生并解决的：民众因不满教会的行为而闹事，砸毁教堂并袭击传教士；地方官员委蛇拖延两难处理，洋人抗议并用炮舰相威胁；大清被迫处分经办地方官吏与闹事者，拿出银子赔情道歉以保社稷平安——怎么办？事情是双方的，洋人为什么非要到中国来传教？没有洋教，会免去多少是非与麻烦？赫德怎么不怨教会滋事呢？

问题是，这次不只是杀教士，丰大业死了，他拿不定主意，究竟应当怎么办。关键是不知法国答应不答应。他对赫德说：“这次教案我们一定引以为戒，赫德先生还是先全力平息吧，两宫和皇上也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，相信你会为中国争取的。”

赫德答应试试，但究竟有多大把握，他不敢保证。赫德走后，奕訢对宝鋆和董恂说：“再发廷寄让曾国藩会同崇厚，快把详细案情报上来。”只知道事情非同一般，死了那么多洋人，可来龙去脉不周知。洋人联合指责是陈国瑞指使的，料他也不敢；但又难说，有多少地方官员不恨洋人的？

根子还是在教会，谁让他们传教来？

多少年来，教会岂止是索要旧址，他们还纵容教民抗租抗税。咸丰十一年，山西教民段振会不服田主加增租钱，自定交纳钱粮数目。这件事情传至总理衙门，当即认为“各省地丁钱粮，自有定额，岂容该教民自行定数？今段振会辄敢悬定，显系恃教妄为，推其弊之所极，则霸地抗粮，其势亦不免”。同治元年之秋，唐山县属民拖欠钱粮，县令派差催提，他们反而投奔教士，到县衙咆哮。教士怒骂不止，还令马夫鞭殴、凌辱官长。朝廷曾经颁布上谕，提出对“侍倚教民，不守本分，干预别项公私事物，或至作奸犯科，霸地抗租，欺侮良民”者要“照例治罪”，可是因他们背后有教会，地方官常常不敢去惹。

更为可恶的是，教士庇护教民，不服官府，动辄就打诉讼官司。《望厦条约》之后，传教士们纷纷获得领事裁判权，清政府不得不保护传教士。这样一来，他们更是为所欲为，肆无忌惮。例如上海入教之人，“遇与民人争讼，每乞该主教赵方济转使该国领事与地方官议论是非”。而且“传教士所用内地人民及习教游民，每每到处探听公事，为该夷等通信”。四川亦是，“传教者来此已数十年，入教者已数千户，迨至弛禁以来，彼教之士，未免夸张，妄自尊大，而奸民入教者，亦凭藉其势，得以招摇，甚至欲与本地官员抗礼。每以口角细故，动辄成讼不休”。

多少年来，因为传教造成的麻烦不断。由于教民有传教士可恃，往往横行不法，导致了民与教、官与教的矛盾冲突。贵州贵定县民黄丙杨，偕妻庭氏，害死李老大婴儿，旋即投入天主教堂内。黄还声称：身已入教，告官不怕。又如四川酉阳州教民龙秀元逼勒民人朱永泰退婚，并掠财焚屋。该州团民激于公愤，焚毁教堂，烧死司铎李国安等人。而教民报复，杀死团民二百多人。

洋人传教，国人入教，继而抗租闹事，使地方官吏左右为难。这些民教之争不断递到总署，而总署忙于应付方方面面，顾不了层出不穷的民教诉讼案。

对于天主教，奕訢看看禁不住，几年之前就曾说：“天主教之

入中国，与佛道二家相等。”只得以一般宗教之例以待之。曾国藩一次进京，也对他说：“内地已有三四教，复加一教亦无妨。”其实他已够宽容的了。然而同意你洋人来中国传教，并不等于让你一味地惹事生非呀！

另一面，刁民也可恶。

同治元年南昌教案发生后，郭嵩焘就曾致书曾国藩说：“寇乱之生，由一二奸顽煽诱，愚民无知，相聚以逞，遂至不可禁止。所欲拆毁教堂者，无识之儒生耳，其附和以逞，则愚民乘势抄掠为利，民数聚而气嚣，气嚣则法废。造意不同，而其足以致乱也。”

张之洞也曾谈到：“海上见闻渐狎，中西之町畦渐化。若游历内地，愚夫小儿见西国衣冠者，则呼噪以随之，掷石殴击以逐之，一哄而起，莫知其端。并不问其为教士非教士，欧洲人美洲人也。夫无故而诟击则无礼。西人非一，或税关所用，或官局所募，或游历，或传教，茫然不辨。一概愤疾则不明，诏旨不奉则不法，以数百人击一二人则不武，怯于公战，勇于私斗则不知耻。于是外国动谓中国无教化。如此狂夫，亦何以自解哉？”

这是愚民的不是了。

几乎每一次教案中，都有人指责传教士育婴堂剜眼剖心、残害婴儿、奸淫妇女。但是最起码“剜眼剖心”无一例，谁也拿不出真凭实据来。

都是矛盾与麻烦，这一次滋事又基于此，法国修女在天津真的对婴儿剜眼剖心了么？

和宝璿、董恂商量如何解决这件事，他俩也认为责任一方在刁民。

“王爷，只从简报看，最初的肇事者还是水火会。他们说育婴堂剜眼剖心了，而且王三迷拐孩子是送到教堂去，这两件事互相矛盾啊。”

“水火会还把法国领事馆劫掠一空。”董恂接着宝璿说，他也认为起因在水火会。

“我也这么想。可到底剜眼剖心之事有没有，还要等曾国藩把

详细情况报上来才能下结论。”

“其实育婴堂还确实抚育了不少孤儿呢。”上次崇厚来，宝鋆详细问过他，崇厚说那修女都是贞女，性格善良，把所有婴儿都当上帝的孩子养，不可能有剜眼剖心的事。崇厚那天还问宝鋆，人家对婴儿剜眼剖心干什么？

“二位大人，此次教案非同寻常，可是两宫并不周知洋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尤其是皇上，也吵着洋人该杀，杀得好。我们该让上边明了，起衅者为愚民，若不严办，洋人炮舰马上就要开到天津来了，这并不是危言耸听。”这两天，内宫传出消息来，说慈禧认为洋人在吓唬人呢。

老百姓不明白，上边就得权衡利弊，找好衡儿。他找宝鋆二人来，就是要其心中有数，把握住局面。办洋务有多难，皇上、两宫不会明白。当年曾纪泽就曾慨叹：办洋务难处在于外国人不讲理，中国人不明时势。中国臣民恨洋人？这虽不待说，但须徐图自强，乃能为济，断非毁一座教堂、杀一个洋人，便算报仇雪恨。奕訢自己也在贵阳教案之后斥责贵州提督田兴恕捕杀教士和教民，所杀传教士五人，仅文乃耳为外族，余皆中国百姓，一时任性，遂致不可收拾。毛病就出在愚昧无知、一时任性上。实则谁吃亏？当时出口气，吃亏的还是自己。郭嵩焘的感叹最实在：自与洋人通商以来，事变数出，多因华洋交涉案件争辩纷纭，而办理归结总在讹索赔款，广开口岸，此其命意之所在。无知预防者，动辄积嫌生衅，激成事端，辗转以资其挟制，而使遂其欲。这不正如张之洞所言“怯于公战，勇于私斗”那大弊端？洋人命意之所在正是下好一个套，而那勇于私斗者使气弄性往里钻，最终洋人“遂其欲”，人财两伤，我们才踏实一阵子。只是一阵子，不多时日，那“怯于公战”之人又无故肇衅，一个大漏子又捅出来。

这些道理跟宝鋆等人能说清，军机会议上就辩不明白了。李鸿藻、御史安祥、贾瑚这两日一个劲儿地奏疏，还要严查迷拐幼童之事，让洋教士把这件事交代清楚。多可笑，只要一提传教士，他们便与剜眼剖心、采生折割、丸药感人、颠倒伦常、奸淫妇女联系

到一起。如是便不必据情实办了。洋人既然无恶不做，那么烧教堂、杀教士，自然大义凛然、天经地义了。

同宝璠、董恂会商的第三天，洋人日日紧催，朝臣各有纷议，奕訢的心好乱。这时，七弟奕譞在军机处外对他说：“六哥，这次你无论如何要顶住了！”

“顶住什么？”奕訢不解地问。

“顶洋人。陈国瑞既是我的挚友，也是我的爱将，无论如何不能问罪于他。”

“可是这要看曾国藩的调查了，洋人点名要办的就是陈国瑞。”

“六哥，你若一味妥协，处境就十分地难了。你知道同文馆增设天文术算之时，北京城都传你叫什么？”

“叫我鬼子六，这绰号我早知道了，随他们去！谁不经办洋务，谁就不知难处有多大！”他十分地委屈，连七弟也不理解他，须知这是多么千钧一发的关头哇！

“六哥，你看着办吧，我反正与你打过招呼了。”奕譞转身离去，步态急急的。

奕訢茫然了，一涉洋务就意见不一，这回又偏偏掺和进奕譞来，越发让他感到棘手。中国这次该怎样从危难之中走出去？这绝非往日的一次普通教案，而是一场危难。

## 苟 合

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五日（7月23日），曾国藩和崇厚将天津教案的详细奏疏送到北京，向朝廷呈报民间哄传育婴堂“挖眼剖心”多属虚诬，不能指实。但是事态扩大的直接原因是法国领事丰大业向中国官员开枪，以致于天津民众齐心报复。奏疏请求将天津道、府、县三级官吏撤职查办，并请下诏公布真相，辟除谣言，消弭众怒，与教会教士和平共处。



两宫立即召集御前会议，共议曾、崇二人上疏，决定如何颁诏裁定。

李鸿藻先向两宫说：“中国谁最亲天主教？是洪秀全。他那太平军窃外夷之绪，崇天主教，以致士不能诵孔子经，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。《新约》之书，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，一旦扫地荡尽。此岂独我大清之变，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，我孔子、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，玷污了我华夏圣人祖宗！还消弥我民众之愤怒呢，早就应刻骨铭心，报仇雪恨！”

和曾国藩、崇厚截然相反，李鸿藻一席话让总理衙门来的人都吃了一惊。

“查天主教之始，专以财利诱人。近日外国教士贫穷者多，彼之利有所不给，则其说亦将不信。自秦汉以后，周孔之道稍晦，而佛教渐兴。佛教兴于印度，今日之印度则多从回教，而反疏佛教。天主教兴于泰西，而今日之泰西则另立耶稣教，而又改天主教。可见异端之教，时废时兴，惟周孔之道万古不灭！”奕谿打破了沉寂，滔滔不绝地侃侃而谈。他顿了一顿，口气变得戏谑了，“上述宏论可不是我说的。”

这些年在传教之事上大臣们各持己见，忘了是谁说的这句话了。

“这是三年前曾国藩上疏的一段话，今日他陡然一转，反而要为洋人查办我道府。不知曾大人这弯子怎么转得这么快？”奕谿问两宫，问众人。

奕沂觉得不能再沉默了，他对奕谿说：“醇亲王，当年我也曾经表示，天主教系属异端，虽已开禁，仍当暗为防范。可是情随事迁，人的见识也在不断变化啊。曾国藩当年确曾说过那话，但他此次详查挖眼剖心一条，竟无确据。外间纷传有眼盈坛，亦无其事。盖杀孩坏尸、采生配药，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，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，岂肯为此残忍之行？以理决之，必无是事。这也是曾国藩的实话，当年那话发自真心，今日奏陈亦为事实，这有什么不可以？”

“老六哇，你不可以这么说！他曾国藩是让洋人给镇住了。教